

## 山中取水

□方 宁

前方山路上，一只灰兔子突然从一边树林横穿到另一边，我来了个急刹，赶紧把车灯调至远光灯，以防再有什么动物跳出来。此刻是清晨5点15分，我定了5点的闹钟，一起床就往这里赶。

今天是龙抬头的日子，相传这天去山谷古龙井里取的水，会与平日不一样。龙是雨水与河流的象征，是传说中掌管雨水、云霄的神灵，沉睡了一个冬天的龙在农历二月初二苏醒，是时候得管理大地上连绵不断的春雨了。民间都说龙醒来时，会连打几个哈欠，古龙井里的水也就在这天带上了龙气，用它泡茶煲汤，喝了，保管一年神清气爽。

几年前，我喝过群丰镇龙泉井这天的泉水。那是湘江边的一口泉眼，泉水终年汨汨流淌，方圆十里的村民都喜欢到这里取水。对泉水的甘甜可口似乎没什么记忆，只记得送水人强调寓意后，各种吉祥如意便在时光里缓缓涌动。

这次决定在这个日子里取水，只因我手上有一饼年代久远的冰岛古茶。好茶开吃，总得有个理由——取二月初二古龙井里的泉水，泡一壶，慢慢品尝，还没喝，心神就荡漾了。

此刻，万籁俱寂，湿雾蒙蒙，我战战兢兢地走在这条只能通行一辆车的水泥路上。微微隆起的道路，在树林间起起伏伏、弯弯曲折。沿着山路，我翻过了两座山，当然这山只是丘陵，翻两座山，也就几分钟的事。只是黎明前的黑暗，会让平常走过无数次的山路蒙上神秘、惊险与诡异。接近取水的山谷时，空气里似乎有了人味，鸟群从林子里啪啪地惊起，鸡鸣犬吠在山谷人家隐约传来。车到井边的木亭，坪里已经停了轿车、皮卡和各种摩托车，今天取水的人来得早得出色。

三个泉眼正哗哗流淌，接水的桶子从井边石梯摆到了亭子边。这不算人多。过年前的那几日，接水的桶子甚至会排到山路上。泉水从两块岩石的缝隙里流出，下方有个山石围砌的水潭，清澈的水在潭里往外溢，一条小溪就这样蜿蜒而下。

每天接水的人太多，村里就把泉眼与水潭封闭起来，装上四个笼头，通常是三个笼头出水，雨

季时四个笼头出水，旱季时两个笼头出水。有个男人来来回回往车里放置装好的水，估计有十几二十桶。爱山泉水的人，大都是爱喝茶的人。茶用什么水泡，口感相差甚远。

夏天的一个黄昏，我打完水开车回家，看见路坎下的菜地绿油油的，便下车与菜地里的夫妻聊天。他们退休了，父母住在对面山坡上，八九十年了，家里的菜地荒了好些年，现在由他们种上了。在菜园子里坐坐，喝几口茶，神仙似的惬意。喝惯了这里的水，别的水泡茶，根本喝不得。我看他们喝茶并不讲究，茶是用玻璃瓶泡的，但我相信他们讲的话：“水好，茶怎么泡，都好喝。”

其实周边村庄早通自来水了，可是好多人家的饮用水还是喜欢不辞辛苦来山里取。隐刻在岩石上的“古龙井”三个字，村里人都说不出这字是什么年代何人所写，就知道这泉水从古至今一直在流淌。

刚住到云田镇五星村时，我每次都从城里买来瓶装矿泉水，以确保茶水醇香。村里人知道后掩嘴而笑，指了指西边的山，说冲里有口古井，水甘冽，泡茶好。一个初冬的午后，我顺着他们所指的方向，拐入进山的小道，走走停停、寻寻觅觅，竟真的找到了古龙井。当时井边有三个人在聊天，二三十个桶子在排队。我把我的两个矿泉水瓶放着排队，他们面面相觑，一时沉默，大概是觉得我这人怪，特意跑来取水，结果就只取两桶。

一只灰白色的田园犬立在坡上看着接水的人，我顺着井的东边小路上山。坡上除了原始的灌木，有面坡地种了罗汉松与桂花树，灌溉的水管沿坡而上，花洒四处都是，有园艺师在木梯上修剪。他们告诉我，在两山之间的窝窝子里，从前有一座庙，庙里有个塔，叫千字塔。老辈人说，这里过去属长沙善化，只要往西再走一点点，就到如今的长沙雨花区了。那个时候，这里香火很旺，住了好些和尚。庙里也有一口井，井在山上，旱季少雨时，井里没水，和尚们就要到山下的古龙井里取水。

抬眼望去，起伏的山峦连绵不绝。他们说我脚踩着的山叫千字岭，又叫千字山，曾经有好几条山

道通向山中寺庙，我不知道这个庙是不是就叫千字庙。山腰间有个十字路口，几乎任何一条路都可以带你走向另一个山头或者另一个村庄。往东，绕山而行，可以走到沙子石水库；往北，是山下人家；往西通向茶山，这些茶籽树看上去像野茶籽树，走近一看，树上居然没有遗留一颗茶籽。一朵一朵白色的茶花，在初冬下午的阳光里晶莹剔透，那黄色的花蕊在风里微微颤动。开辟到半山腰的大路也许仅仅只是为了方便采摘茶籽，这路上与山堆里有柴火烧过的痕迹，许是为取暖，又或是山中劳动的人为加热带上山的饭菜。

快到山顶处有块平地，在它的北面往西，从茂密的灌木与茶树林里，隐约可见一条盘山的石板路，只是这所谓的路，已完全淹没在荒草里了。想寻到那座传说中寺庙的遗迹，我又艰难地行走了很长一段，却仍不见尽头。山其实不高，只是过于原生态，一年之中，除了采摘茶籽的人来过，之后整座山就属于这里的动植物了。正思忖着，前面两米开外的枯草叶间传出动静，有蠕动的声音，定睛一看，是一条手腕粗的花斑蛇。它大概是听到我的脚步声，瞬间抬起那扁扁的三角头，身体在枯枝腐叶下，朝前“之”字形滑行。我吓得僵住了脚步。这个地方怪了，小雪都过了，蛇居然还不冬眠。

我轻手轻脚踅回，初冬山路上阳光明晃晃的，茅草花絮轻轻摇曳，灌木丛里熟透了的金樱子、黄栀子神情孤寂。黄栀子的苦味我至今还记得，夏日长了沙痱子或是疖子，母亲便会摁住我喝下一大口这黄黄的苦水。一颗红得发亮的金樱子横到我裤腿边，我伸手去摘，又缩了回来。被刺的疼痛仍有清晰的记忆，现在很难理解童年的自己，对这种长满毛刺的圆锥形果实从不放弃采摘。那时候我们叫它“糖罐子”，可能是因为刮掉刺、去掉内里的籽，放到嘴里有一点点香、一点点甜。其实嚼到嘴里全是木渣渣，又酸又涩，即便如此，那时的我们仍乐此不疲。童年的这个季节，我们还会吮吸茶籽花，这仍是一种对糖的渴求。吮吸花蕊时，一股细细的蜜滑过喉咙，电流般的战栗会让我们喜不自禁。只是这个



行为会遭大人呵斥，他们说糟蹋一朵花，就少了一颗茶籽。我们这里的人都爱吃茶油，茶籽生长期漫长，先一年秋冬时开花，第二年秋冬才结籽，整整一年的生长期，所以榨出来的油带着春夏秋冬的四季味，母亲做什么好菜都要用茶油，她说不放茶油菜就不香。

站在山野里，一些记忆不请自来。此刻，我正望着泉眼默默排队，今天打水不能瞎逛，除了天色微暗，还因打水的人太多，不仔细盯着，不小心就会出局，这队又得重新排。一桶一桶的泉水，从这儿接走，没有人担心泉眼里的水会流尽。这里是丘陵，却从不缺水，它的西南方十几里的地方，湘江自南向北，奔向湘潭、长沙，而它的西北与东北方向，浏阳河弯弯绕绕。也许在这块土地的岩层下面，有个巨大的水系，它们相通相连，这个我们看着神奇的泉眼，只是岩石缝隙里的渗漏。

山中取水，凝视水流，总会心生旖旎，想象不

已。在古龙井的上方，往北看，绵绵不绝的山峰中，有一处是长沙跳马镇白竹山，是左宗棠安寝的地方，我的《大江流日夜》正是从那里出发，写下一个生命在他的时代里忙忙碌碌与最后的终结。写作太需要创造力了，假设在我灵魂深处某个角落有个流淌的泉眼，文思泉涌是多么令现实里才情不够又一直渴望写作的我憧憬。这秘密不敢示人，只是一趟又一趟地来山中取水，思索水的清澈与甘冽，看四季自然原始的山貌。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，更是不能错过。

东边墨蓝色的天空泛起几缕白，湿雾在漫漫弥散，鸟鸣在林子里婉转动听。静静地等待着，轮到我的时候终于到了。清泉在清晨喷涌而出，我接了满满6桶。回家时，时间还只是早上7点50分。煮水，泡茶，再吃上一碗龙须面，来点龙鳞糕——吉祥与丰收仿佛就在这一年里，与我结下了情义。

## 金色的摇篮曲

□絮 洲

我曾在杭州的医院听一名医生谈论他的过去——整夜无法入眠，一丝动静都可能将他从混沌里惊醒。我像是找到了知音，问他：“您后来是怎么恢复的？”

“很简单，”他说，“换个环境。”

看着手中的心理自评量表，最终我听从医生的建议，搭乘动车和轻轨直奔老家。沿途的美景渐渐安抚了我倒刺般瘙痒的忐忑。

往出站口走着，我忽然听见有人用温州话喊我的名字。我有些恍惚，那个熟悉的称呼我好久没有听过了。

“爷爷。”我叫道。闸门应声而开。

“阿絮，阿爷来接你了。”爷爷紧紧握着我的胳膊说。

一坐上爷爷的车，我就在一种苦尽甘来的慰藉中睡着了。醒来时，车已经到家。江风捧着芦花的清香远道而来，与白鹭一同越过河面，只留下淙淙河水奔渡的声音。这里的风声还和以前一

前奶奶唱起的摇篮曲：

欸唔(牛儿)吃大草，勤吃海海路边稻，海海农田种少……

一切都如时光的叠像一样安静。

灰云掩着月亮，却遮不住整片闪烁的星空，正如滩涂隔不开瓯江从容的吐息，白灯缀满长堤，和星屑一起在浓墨的河水中浮漾。芦苇丛的浊影摩挲着绵沉的黑夜，掸下几滴流水似的虫鸣。

我暗示自己，今晚不会再有比它们更大的声音了。

渐渐地，我像一艘被拉向瓯江的渔船，一点点往滩涂里沉沦。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天已经亮了。瓯江的潮声低语着“走归”，听得我眼眶湿润。温州，我的故乡，用避风港般包容的臂弯，护住了我心中希望的烛焰。

在之后的一个月里，我获得了充足的睡眠，每天都在桃花源里与书为友、与景为伴。那些噩梦般的日子在烛焰的照耀下，仿佛泡沫一样散去。临行前，我拥抱着爷爷，他紧紧握住我的胳膊说：“多回来看爷爷。”

我登上开往温州南站的轻轨，望着瓯江边的房子渐渐远去。我的耳边再次响起那首金色的摇篮曲，响起风声潮鸣和虫吟。它会让牛儿在找不到家的夜晚，也能如时光的叠像一样安静。

“一部东瓯史，半部在塘河”。古老的温瑞塘河，在我的恍惚之间，从水乡温州的俏丽画卷中悠悠而来。

往昔光影中的荷花，一簇一簇，铺成“八十里荷塘”——八十里的水色空蒙，或晴翠欲滴。在很多很多年前，也会有个我坐在古榕下观荷吗？或者，那时的我正在一笔一画描摹这水灵灵的荷塘？

一羽白鹭，扑棱飞起。倘若入南朝，这白鹭很有可能是被山水诗人谢灵运所惊动的。诗人站在船头，看塘河，跟着白鹭翩翩，大抵这白鹭之后就栖居在山水诗中了。再从塘河的时光里，回溯到东晋，或许就可以看见“书圣”王羲之在乘舟赏荷了。“有林皆橘树，无水不荷花。”水心居士叶适则一边在南宋的温瑞塘河中穿行，一边在朗朗地吟诵着。总觉得叶适的“适”，舒适，适宜，恰是塘河的某种意境。

一代又一代圣贤与文人墨客，在塘河两岸的田园、街市和人家中，游历生活，为塘河留下了浩若星辰的璀璨篇章。

温瑞塘河的老烟火，想来在梧田老街也可以觅得一些。在明清时期，梧田一带相当繁华。街道旁，店肆林立；塘河畔，船只云集……2018年，启动

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之后，梧田老街仿佛又回到了旧年的模样。还有南塘街，也同烟火人间一道，滚烫在温瑞塘河的日夜流淌中。这里既可邂逅老温州的风情，又可感时尚气息洋溢。温瑞塘河，终究已改旧时波。

如今的温瑞塘河，每天都在刷新着我们的记忆。比如山根音乐艺术小村里的生活和“音乐”，便带着泥土的芬芳与塘河载来的都市气息，扑面而来。

当你跟着光与影，掉入“塘河夜画”时，大抵你已经分不清，哪些是现代的，哪些是往事里的。“千年塘河”“风雅塘河”“曲韵塘河”“梦回塘河”，跟着塘河水在“夜画”中徜徉，听风、抚水、沐光、追影……轻轻一晃，就穿过了塘河的源远与流长。穿行在鱼米乡中的温瑞塘河，在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中，绘就了农耕图画的波澜壮阔；而当塘河龙舟在水天一色中竞渡时，“因海而起，因塘而生”的温瑞塘河，就属于蔚蓝的大海了。

是的，在温瑞塘河的流水中，有大海的涛声在响彻着。胸怀天下的人们，正是在这里，枕河而居，向海而生。

## 在温二十九年

□应华盛

更何况，这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？

一座座鹿主城，九山错落，众河蜿蜒，“城含水，水包城”，名副其实的山水城市。南湿地北楠溪，八百里瓯江从西出发，破北向东浩荡入东海——这是一座山脉神秀又水汽淋漓的城市。主城区更是岭脉纵横，山海江城之下，既有瓯居海中，又有百岛竦峙，兼有“天瑞地安”“乐音清和”等佳地，有山有水好风光，无愧“温润之州”的名号。

温和的脾气，明媚的面容，欢迎着四方来客。不知从哪年开始，“外地人”的称呼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“新温州人”。从“外”到“新”，这是温州接纳的姿态，是它走向包容的进步。

在温二十九年，移植的树木在努力扎根的过程中，早已倾注了心力和情感。我喜欢温州人骨子里的硬气，自力更生，个人雄心能撑起一片天。这样的水土，这样有想法又实干的一群人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尽得其厚。也因为这份相似的声气，我站在了他们的队伍里，逐梦理想，二十九年步履不停……

## 在文成，沿着山水的脉息行走

□孙大顺

难以脱身。那就祝福飞溅的瀑布把水的光芒，带向远方。风屏住呼吸，露水在花瓣上分娩。光阴从原始的阔叶林里走出来，一步一步脚印，轻得像不易觉察的疼。

三

借问铜铃寨的礁石断墙，瓦砾当歌，焦土煮酒。养命的雨水打湿多少眺望，忏悔的枝叶码高多少尘世安宁。不久之后，那些挺拔的红枫将会变成晚秋的药，皈依怀乡的病数着数着，陡峭将驿道拧出水分。替神仙接管了壶穴瀑布，那些消失的雪花又回来了，摇响人间铜铃，为一座青山加冕。

## 光影中的温瑞塘河

□陈子晓

美丽温州